

索

已

群众演唱材料

# 刘莲英

崔德志作

中央群众艺术馆  
中国戏剧家协会 推荐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



刘连英

刘连英

群众演唱材料

(独幕话剧)

刘 遵 英

崔 德 志 作

中央群众艺术馆 推荐  
中国戏剧家协会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## 內容說

這個劇本是寫某紡織工廠在緊張的生產競賽中，女...  
組長劉蓮英能夠考慮到整體利益，願把本組的優秀工人調出去支援  
其他組；並和某些同志的本位主義思想進行鬥爭。通過這個劇本，  
反映了當前工業生產中，先進的集體主義思想如何逐漸战胜了本位  
主義思想，並在工人羣衆中逐漸成長。

(獨幕話劇)  
**劉蓮英**  
崔德志作

3

7月  
京美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香山胡同73號)  
北京市審判出版營業許可證007號  
寶文堂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經

書

ISBN (文) 0102  
开本787×1092印1/32  
印张1 7/8 字数35,000  
1955年7月第一版 1955年11月第二次印刷  
印数：4,001—7,000

统一书号：T 10023 · 142

定价：(5)一角七分

291-2

## 編者的話

这一套“群众演唱（演奏）材料”是由中央群众艺术館会同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曲艺研究会、歌曲編輯部以及其他有关單位联合編定向讀者推荐的。

这些材料，大部是近兩年来，中央和地方涌現出来的优秀的作品。包括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曲艺等。其中有群众喜聞乐見的民間傳統节目，有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的創作。

这些材料，在編选时曾注意到題材的广泛性和形式的多样性，并尽量选择質量較高、簡短易学的作品。为了便利業余艺术团体的排練，大部分作品附有專業艺术工作者撰寫的作品分析、导演提示、演唱或演奏說明，以及美术設計等輔导材料。

几年来，全国各地在發掘、整理民間艺术和組織群众創作上，取得了很大的成績，涌現出不少优秀的作品。但，我們掌握的材料还有限，未能全部編选。且因各地情况不同，各業余艺术团体的条件不同，已編选出来的作品，未必能处处适合，篇篇可用。我們只希望这部分材料能起到一定的交流作用和协助挑选的作用；同时希望各地文化艺术部門，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需要就地取材，补充一些适合当地需要的节目，一并推荐下去，使群众艺术活动的上演节目更加丰富多采。

編 者

**人物** 劉蓮英——細紗女工，二十三歲。

王 娟——細紗女工，二十歲。

張德玉——甲班落紗長，二十五歲。

老 趙——乙班落紗長，三十歲。

富管理員——細紗甲班管理員，四十歲。

**時間** 一九五四年夏末。

**地點** 東北某紡織工廠。

**佈景** 廠內女工宿舍裏。新蓋的紅磚樓房。正面有一扇通外面的門，和一排玻璃窗。由窗戶可以望見車間的房頂。門的兩旁擺着兩張鐵床，床上鋪着乾淨的被褥。舞台右角有一張桌子，兩把椅子。桌上放着暖水瓶、鏡子和一些女工用的零碎東西。牆上有一張“我們熱愛和平”的招貼畫和一排衣服掛，衣掛上搭着幾件花衣服。

**開幕** 王娟坐在椅子上對着鏡子梳粧。現在是早班下了班的時候。今天是紡織業系統禮拜六了。

王娟是從小學畢業的學生，畢業後沒有考上中學。因為她姐姐是廠子的老工人，也把她介紹到工廠來做工。她的思想很單純，工作有一股勁，對人非常熱情。一年前加入了青年團。由於年齡較小，還有些不定型，和一般女孩子一樣，好笑，也喜歡哭，很愛打扮自己。近一年來在劉蓮英的幫助下，有很大的進步。

王娟：（看了看錶，自語地）禮拜六了，她怎還不回來呢？  
（拿起桌上放着的一捆毛線）這毛線給她放到床上，讓她給織吧！（放下，又走回原處，整理一下頭髮。由衣服掛上摘下一件衣服，換身上衣服。）

（劉蓮英上。）

（劉蓮英是一個清秀、漂亮的姑娘。高高的鼻梁，大大的眼睛，剪着短髮，穿得很樸素。她是個老細紗工，家住在鄉下，很小的時候就死去了父親，剛剛十二歲就離開親愛的媽媽進廠做了童工，以低微的收入扶養弟弟妹妹，十幾年獨身在外。生活的磨練使她養成了沉着、穩重和體貼入微的關心別人的作風。三年前她加入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——共產黨。現在是車間的黨小組長。幾年來在黨的教育下，覺悟提高得很快。她能辨別是非，堅持真理。她懂得了生活的意義，有強烈的上進心。現在正努力學習，積極工作，為黨的事業和心中的崇高理想，貢獻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。）

王娟：（見劉蓮英）蓮英姐，你今個咋回來這麼晚呢？

劉蓮英：我去送乙班小子去了。

王娟：她上哪去啦，還用送？

劉蓮英：上黨校學習去了。（懷疑地）人家都有機會去學習學習，該多好哇！（指責地）大夥都去送啦，你姐姐也去啦，你咋不去送送呢？

王娟：我姐她倆是一班的嘛。我跟她也不太熟，我送她幹啥？

劉蓮英：你這個小丫頭，一到禮拜六你就啥也不想幹啦，下

了班就趕緊跑回打扮來啦。

王 娟：你好，等你也不回來。（指床）你快看看那毛線吧！

劉蓮英：（走過去，拿起來）怎麼回事，這是哪來的？

王 娟：落紗長才送來的。天快冷啦，打算織件毛衣。

劉蓮英：（不好意思地）那你給我幹啥？你就給他織唄。

王 娟：他也沒求我，我給他織算幹啥的！我和他一點瓜葛沒有。

劉蓮英：他多嚜來的？

王 娟：剛走，開評比委員會去啦。一會就回來。

劉蓮英：（表示不情願地）真是，盡來些麻煩事！人家長這麼大也沒織過男人穿的，得怎麼織呀！還得去買付大號鋼針。（很小心的把毛線歸弄好，放在被子上）我得參加評比會去。

王 娟：蓮英姐，不用去了，就要完了。你說這次紅旗還能不能是咱們的啦？

劉蓮英：還沒到月底呢，我上哪知道去。

王 娟：（充滿希望地）我看沒錯。這個月小組讓落紗長鼓動得都像開鍋似的啦，誰也沒開過花，任務比上個月超過的還多，那還有個跑啦！（高興地）這個月把紅旗保住，咱們一下子就是全廠模範小組啦！

劉蓮英：看你這個樣，還沒準的事呢，你先高興上啦。

王 娟：我高興？你比我不還高興啊。這回落紗長也要變成模範組長啦，咱們組上半年那麼亂套，好幾個月都完不成任務，今天能整這麼呱呱叫，不都是他一手搞起來的

呀？他是個多能幹的人哪。（有意地）這樣人多好哇，全車間都挑不出第二個呀！有技術，黨員，能吃苦……。

劉蓮英：（不好意思，忙打斷）你這小丫頭，老當我面誇他幹啥？他有什麼了不起的，小組搞得好，是黨的決議貫徹的好。

王 娟：對，對！反正誰心裏高興誰各人知道。（又關心地）今個你們不去看看電影啊？

劉蓮英：看什麼電影，沒工夫！

王 娟：怎麼，你還有會是咋的？

劉蓮英：沒有。我要在家洗洗衣裳，看看書。

王 娟：（不高興地）蓮英姐，我真對你有意見。是真是假誰都看出來啦。人家對你心這麼誠，這又上趕着找你織毛衣，你老這麼架子哄哄的，哪回見面不是談思想就是談工作，一開會就狠狠的批評人家，到禮拜六了也不跟人家出去玩一玩，這整的像個什麼關係了呢？

劉蓮英：什麼關係？同志關係唄。

王 娟：你別昧着良心說話啦。你有病住院那時候，人家一天一趟跑那去看你。現在你提什麼意見他都接受，聽你叨咕大個子老往吸煙室跑耽誤時間，他也趕快把煙忌啦。人家對你也够說的啦。你歲數也不小啦，我真不明白你是啥意思。你媽來信讓你和你當科長的那個表哥訂婚，你不幹；張大姐要在機械廠給你介紹一個，你也搖腦袋；這有這麼合適的啦，你還像沒事似的。你要求那麼

高，多啱有個頭哇！你還想在這獨身宿舍住一輩子呀？

劉蓮英：那這種事也不是隨便亂來的，不得互相了解了解嗎！

王 娟：你這說道也多。你們倆都是吃棉花蠶子長大的，有什麼可了解的？小陳擋管理局搞的那個，連認識都不認識，跳一回舞，買塊錶就結婚啦，人家那不也那麼的啦。

劉蓮英：（不願意地）你當我說這些幹啥？她們是看有技術有地位就行。一個人一輩子就爲了那麼點玩藝還有什麼活頭啦，你能跟那樣的學嗎？

王 娟：我怎那麼沒臉，跟她們學什麼！我是覺着你悶的太厲害啦。這麼長時間啦，人家怕挨碰，抹不開提，你也一個勁不表示表示。

劉蓮英：（害羞地）表示什麼，有什麼可表示的？

王 娟：（天真地）下了班少談點工作問題，不大離也跳跳舞，看看電影。怕廠子人看見不好意思，遠點走着，城裏還有電影院。（越說越有勁）再不就……

劉蓮英：（不好意思地忙打斷）行啦，就像你有什麼經驗似的，那麼大個毛孩子還訓上啦，你該幹啥幹啥去吧！

王 娟：（也害臊了）我這是看你們老這麼擰着，替你們着急。（看了看錶，對問地）今個這個電影你們到底看不看去呀？

劉蓮英：你去取票是怎麼的？

王 娟：啊，給你們帶兩張挨號的來呀？

劉蓮英：不用，我那個擋小胡那呢，你給一塊捎來吧。

王 娟：怎麼，你自個已經買妥啦？

劉蓮英：他說工會剩的賣不出去啦，非讓我留兩張不可。”

王 娟：（明白了）行啦，別來這套啦！（用手點翻着）好哇，閑了半天還是這麼回事，把我都逗啦！

劉蓮英：（忙囑咐地）王娟，你嘴可要嚴着點，咱們廠子裏的人好亂講這些事。這八字還沒一撇呢，大夥不知道底細一嚷嚷，他是個落紗長，該沒法領導工作啦。

王 娟：你那麼多心！你們這也不是亂搞，誰能說啥呀？我看你們心裏都有就別撐着啦；咱們宿舍像你這麼大歲數的，不大離都找個地方搬出去啦。你媽還老來信催你，你們也快點進行，差不多就結婚吧！

劉蓮英：（害羞地）結啥婚？這剛開個頭，根本誰也沒談過這個事兒，人家還不定樂不樂意呢。

王 娟：你這麼漂亮個人，又是黨的小組長，他有啥不樂意的。他早就惦心上啦，就等着你露話啦。我看今個看完電影你就表示表示吧！

劉蓮英：表示啥？你快點取票去吧！

王 娟：他一會開完會就來啦，你就收拾收拾等着人家吧。」

（往外走）

劉蓮英：（又囑咐地）小胡問給誰買的票你可別亂說呀。

王 娟：哎！你放心吧。

〔王娟下。〕

劉蓮英：（由皮包內拿出幾件衣服打扮起來，拿起一件顏色鮮艷的披在身上試了試）花里胡騷的，咋這麼難看！（忙換了件藍色白

花的穿上)

(王娟急上。

王 娟：(小聲地)哎，張德玉來啦！

劉蓮英：(一驚，但馬上又鎮靜裝做無事地)來就來他的唄。

王 娟：行啦，別裝啦！這回別板着臉談工作啦，好好的那個吧。啊！

劉蓮英：(害臊地)去！你這個小死丫頭。

王 娟：(欲走，想趕又回來)哎！你問問他這個月咱們小組紅旗有希望沒有。再問問咱倆那互助組能得優勝不。

劉蓮英：你盡惦心些好事。

王 娟：真的，這快到月底了，也該知道個大概啦，你問問啊。(下)

(劉蓮英忙穿好衣服對着鏡子梳了梳頭，背過臉去坐在床上，裝做無事的樣子，拿一本書看起來。)

(張德玉上。)

(張德玉是個魁梧健壯的青年。父親在這個廠子裏工作了三十多年，因長時間被惡劣的勞動條件所摧殘，解放前二年患肺結核死去了。父親在時他跟着父親一起在廠子做工，父親死後他一個人擔起扶養家庭的擔子。當時家裏人口多，掙錢少，養不過家來，他就晚上在廠子幹夜班，白天再上市上賣小工，每天都幾乎是二十四小時連續起來勞動。這種難以忍受的牛馬不如的生活，使他養成一種暴躁的脾氣，過去常和工頭打架。解放後，生活和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，他的性子也變得溫和了。但發氣的時候，考慮問題還不够冷靜，有時仍有些急躁。因為他有一段痛苦的記憶，解放後工作非常

趕勁，國家的生產任務，累死也要想法完成，不懂得什麼叫辛苦勞累。黨在廠內還沒公開的時候，他就加入了，是一個較老的共產黨員。現在他全部精力都放在自己領導的小組上。每天早來晚歸，把小組的成績，看成唯一的安慰。他剛由車間來，還沒換衣裳，身上還掛着棉絮。）

張德玉：（脚步走向劉蓮英）你回來啦？

劉蓮英：（像似才發現，放下書，轉過身來）啊，你來啦！

張德玉：這有你一封信。（遞過去）

劉蓮英：（看了一眼忙揣起）我媽來的。（指椅子）你坐吧。

張德玉：好，好。（坐下）我剛才來一趟啦，你知道吧？

劉蓮英：王娟才和我說啦。我送乙班小于去啦。（指床）這毛線是你拿來的呀？

張德玉：啊，把煙忌了，省下錢買了點毛線。大夥都挺忙的，求人家也挺不好意思。你有工夫嗎？

劉蓮英：行倒行，我沒織過，就怕織不好。

張德玉：好壞我不在乎，能擋風就行啊！

劉蓮英：聽說你開評獎委員會去啦，怎麼樣？

張德玉：（不由得高興地）我正要告訴你，咱們組這回又妥啦，現在就咱們分多，再堅持幾天紅旗又保住啦！（非常興奮地）算這個月正好六個月啦，眼看着就是全廠模範組啦。

劉蓮英：我們那個互助小組怎麼樣？王娟讓問問。

張德玉：你們互助組這個月也造上去啦，誰也趕不上你們分多，優勝是穩拿啦。

劉蓮英：（高興地）是嗎？她聽着還不定怎麼樂呢。這裏她的力量可真不小哇，這個月全仗她啦。

張德玉：是呀，她已經成了咱們組的硬手啦。現在數她落紗快，互助的好啦。（自慰地）她才來的時候接不上頭還站在車檣哭呢，這總算培養出來啦。

劉蓮英：別的組怎麼樣？

張德玉：別的組沒什麼，防備點乙班二組就行。他們這個月擰的挺楞，就和咱們差零點二啦。不過他們盡藏奸，交班時候盡給咱們留壞紗型。

劉蓮英：這真不好，這都影響生產啦，慢慢得想個辦法扭轉扭轉。

張德玉：可是他們也沒有什麼大伸張頭，這回小於走了，沒好落紗的啦。咱們那個十二台再看住了不讓它紡壞紗，到月底他們還是乾瞪眼睛。

劉蓮英：（有所思地）這競賽時候可真容易出問題，可得注意呀！（覺着又談到工作上去了，忙把話拉回來，溫和地）你……你吃飯了嗎？

張德玉：（急懶）啊，吃啦，吃啦！

〔二人沉默了一下。〕

張德玉：（沉不住氣了）你看咱倆是不是就研究研究？

劉蓮英：（被矇住）研究什麼？

張德玉：（想談心裏話，但被這突然的一問又不好意思了）……還像上個禮拜似的，把這一週小組的情況兜一兜。

劉蓮英：啊……小組就剩王升的問題了，一時也解決不了，就別研究啦。這一競賽你挺累的，你休息休息吧。

張德玉：（以為連談話的機會都沒了，急忙爭取地）不，不，我不累！這都慣啦，禮拜六晚上研究研究工作更有意思。

劉蓮英：（關心地）不行啦。好幾個禮拜也沒閒着啦，老這麼忙，整的頭昏腦脹的，誰受得了哇。

張德玉：（穿着她身上衣服，試探地）那你這換上衣裳想上哪去？

劉蓮英：（也不好意思起來，口吃地）我——我才想和王娟上百貨公司啦。

張德玉：（認為又沒希望了）啊，那我就回宿舍大被一蒙，睡覺去啦！（要走）

劉蓮英：（忸怩地）聽說這個電影挺好，你不去看嗎？

張德玉：想看倒是想看，不過一個人去挺沒意思的。（看了劉蓮英一眼）

劉蓮英：（想說什麼，但卻低下了頭）……

張德玉：那我走啦。

劉蓮英：（鼓起勇氣，急喊）哎，……

張德玉：（停下）

〔老趙急上。

〔他是個老技術工人，有豐富的工作經驗，在這個廠子已經幹了二十來年。張德玉現在領導的這個小組的前任組長就是他。工作鑽研，但缺乏朝氣；技術高，又有些保守。這個月他們組競賽成績居第二位。他整個心，也被這競賽牽住啦。

老 趙：（進門就喊） 富管理員上這來了沒有？

張德玉：（不太高興地） 沒有。你怎麼找到女宿舍來啦？

老 趙：我有點急事。到處找沒有，我尋思保不住和你一塊上這研究工作來了呢。

劉蓮英：（關心地） 找他有什麼緊事嗎？

老 趙：小于不是走了嗎。這還沒人頂呢，今晚缺個落紗的。

張德玉：還沒有人呀？

劉蓮英：怎麼，她臨走時候主任沒給你們安排人嗎？

老 趙：沒有，她走的挺急。主任告訴這就找你們管理員給調。

張德玉：怎麼這回要擋我們這班調哇？

老 趙：嗯，主任那麼說的，也不知道能調個啥樣的。這正競賽時候走了個勞動模範，要够嗆啦！（往外走） 我還得快去找他去。（欲下）

〔富管理員上。〕

〔富管理員是個留用的技術人員。工作熱情，能接受意見，但過於小心謹慎，不敢反駁領導，也不願得罪工人，力求面面俱到，把自己工作做得使一切人都滿意。〕

老 趙：（見富管理員進來，忙迎上去） 老富來啦，我正滿處找你。你看我們組缺落紗的那個事……

管理員：（忙應諾地） 好，好，主任才和我說啦，我這就是來給你研究。

老 趙：你可得快點呀，我們今晚沒人，任務要够嗆啦。

管理員：（表示爲難地）你還不知道嗎，調人這不像旁的事，難辦哪！（但看了老趙一眼馬上又溫和地）好，好，一定快點給你解決就是啦。你回去等着吧。

老 趙：那就交給你啦。我這夜班還沒睡覺呢，可得快點呀。（下）

管理員：（對張德玉和劉蓮英）你們都聽着啦，研究研究看怎麼辦吧。

張德玉：你想攔哪組調哇？

劉蓮英：咱們組多個人，（對管理員）是不是找我們來啦？

管理員：是呀，現在全班就你們這組人多，就得從你們這組調啦。

張德玉：（意外地）怎麼要從我們組調？這正競賽你怎麼想起摃我們來了呢？

管理員：這沒法子呀。你們王升病好了，上班了，多一個人嘛，抽別的組的也說不出哇。

張德玉：（不高興地）才開會你沒看見嗎？我們和他們總分就差零點二啦，你這麼整一下子，不一傢伙就垮下去啦，你不能這麼調哇。

劉蓮英：要不咱們比人家多個人也不行啊，給他們一個不好嗎？

管理員：（說服地）這是特殊情況，人家小於不才走嗎，主任指定和咱們這班要，大家就克服克服吧。

張德玉：（無奈地）克服吧，我們剛好了兩天就又折騰上啦，